

今日的北大

艾治平



大北的日今

平 治 艾

小序

(節錄給一個朋友的信)

筆耕而食，心織而衣的生活在我已成了習慣，那麼；對這小集子的出版似乎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從事於寫作雖是短短的二年，我却發現了連自己也感到厭厭的毛病，那就是態度不夠嚴肅不夠忠實，或者說每一篇文章都未經過我的精神手指的撫摩。對於自己的過錯本來沒有申述的必要，但我仍不憚其煩地嘵嘵不休者，並非希求你的諒解，旨在表明我的一點心跡而已。

是前年暑假剛考上大學的時候，距離開課祇剩了十幾天，照情理說不應該再跑回往返需要四五天而路途顛波的家裏，可是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力量鼓舞我回去了。那時，我有的是驕傲，有的是不可抑制的興奮，我像凱旋的英雄在千百萬民衆的擁戴下接受了光榮的旗幟，儼十載寒窗苦的窮秀才一旦中了狀元。夢想的是未來生活的安適，是四年的潛心向學可能得到一點真實的東西！然而，執料和平到來之日，正路途梗阻之時，狼烟甫熄，戰火繼起！金戈鐵馬之聲又不絕於耳矣。

「路旁時見遊奕軍，坡下寂先迎送客」；豈圖志未立而魂驚九折，學未成而惴惴徒增！但爲了珍惜我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遂置生死於度外，輾轉來平，幸而學校開課伊始，尙能垂憐收容，如此禮般，大學生活便開始了。

然而，夢想的日子並沒有實現，相反地，却愈走愈遠。不但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成了泡影，即詢問一點故鄉的消息也猶如登天之難，此情此景，欲求經濟來源不斬絕，實際已不可能。但是，學不能不上，飯不能不吃，衣不能不穿，而客居在外，朝中無繩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要有延殘喘地活下去，唯有求諸於己。「人窮智生」，正在走頭無路的時候終於發現了一條祕訣，這就是我寫作生活的開始。

爲了錢，我寫得多，我寫得雜，二年來就靠了這個我沒有厭死。

可是朋友！我並沒有忘了藝術的良心，忘了對於藝術要負責任，所以我想從現在起，我也要學學字斟句酌，我也要學學靈敏（sensitive）來了的時候才展紙濡墨洋洋洒洒地寫一篇，但是否能辦到，我不敢下預言，因爲這權利不在我呀。

還要告訴你，這本小書就是在「迷戀」稿費的心理下寫成的，收在裏邊的五萬字（附錄不在內）有一大半在平明日報發表過，直到書問世的前夕才停止了向報館送稿，而後邊二分之一的作品又是一個禮拜內「趕」出來的，白天採訪，夜聽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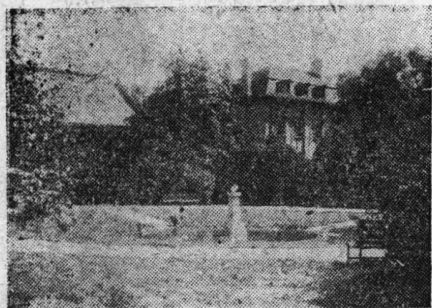
，真是屢屢復屢！所以這本小書的首篇到末篇雖然經歷了兩月的長時間，但確切算起來恐怕還不到兩週。這樣說，我並不是自詡有江郎之才，實在是希望你對這小集子有不滿意的地方來指導，來鼓勵！因為你也是和我一樣剛剛跨過二十歲的青年，當你指出了謬誤而譴責的時候，我決不會臉紅，我知道這不是惡意的批評，正是愛戴的表現！

你也許要說：「好一個文章合於時而作的傢伙！」不過，我可沒有這種心，不信你可翻一下平明報，最早的一篇發表在四月十八日，距離現在已經兩個月，六十天前我決沒有想到自己要出一本小書！那麼印行的動機又在那裡？很簡單，祇是把幾篇零碎東西裝訂在一起作為我和北大的一段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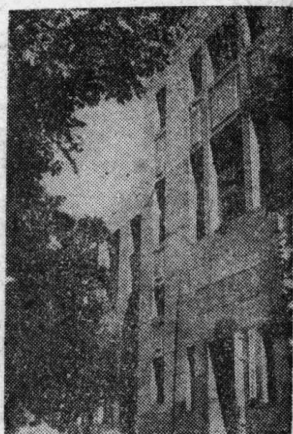
其實，這本書能夠出版，完全是介眉師一手所造成，沒有他，不知要等到甚麼時候。同時對於炳文師的諄諄指導，王青芳先生於百忙中代製木刻，以及北大幾位同學的幫忙都是我深記於心的！良師益友，我將怎樣來致我的感謝之忱！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願我第二本小書送到你手裡的時候會是一個碧空如洗萬里無雲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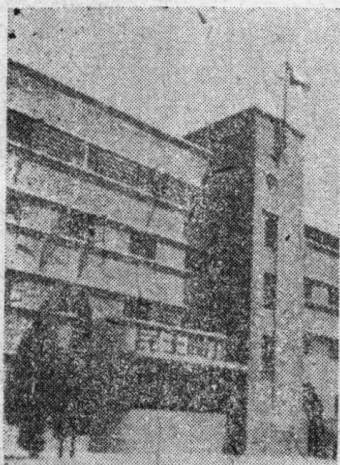
三十六年七月治平記於北京大學西齋，



池花荷之院學理



館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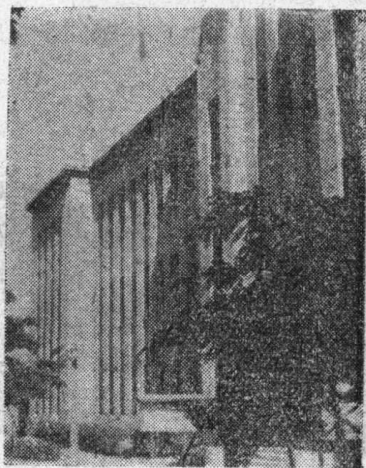


舍宿生女灘沙



角一之樓字工院三

農學院女生宿舍



文學院課室



畜牧獸醫系實習解剖小猪

目次：

院系透視及其他

文學院

法學院

理學院

醫學院

工學院

農學院

圖書館

先修班

文科學研究所

同學生活掇拾（五篇）

三十五年三校入學試題及解答

封面木刻紅樓：王青芳
銅版：校景之一部

文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在一般人的觀感上，北大的中文系一直坐著第一把交椅；在北平是如此，在整個的中國也莫不皆然。這觀感並沒有錯誤，或狂妄，看去年投考人數之凌駕他校，就是證明。題的很好的解答。不過稍覺遺憾的是現在的文學院已由負有歷史淵源的「紅樓」搬到今日周作人先生視為大功一件的淪陷時期所建的北樓來，而紅樓卻換了一批新主人（教授學生宿舍和法學院的課室），氣象也似非舊觀了。如果不是我有神預言，看去真有點憔悴呢。

中文系雖說是四班，但因為大一課程特殊，儼然祇有一班，平日功課除英文不問外，很少是分班上課的。科目有必修選修兩種，按規定每學期最多不能超過二十一學分，然必修科目常常在十五學分以上，所以自己抉擇的限度實在大小了。有時因為要選的科目與必修的時間衝突，便不能不壓下滿腔不高興，選你所頭疼的一門。至於教授我不想替他們吹噓，也不想有所褒貶，祇想忠實地在報上的崗位上告訴你這裏的陣容。

系主任名義上是胡適校長兼任，實際整個任務由楊振聲先生分勞，讀學期因為楊先生病在醫院，上學期的「現代文學」沒有繼續開班；系主任的職務也由唐蘭先生代執行。唐先生是語言文字學專家，擔任先秦文學史和文字學一類功課。現代文學選及著作由沈從文先生教課，古文選及著作由中國文學史是國恩先生，屬於專著研究的孟子墨子馮文炳（廬名）牛至，他還擔任三年級的英文法，詩選詞選及單門的杜詩都是俞平伯先生。小說選曲選戲選由孫楷第先生講授，高本漢先生學及二年級的漢學是周祖謨先生，說文「策士」先生。主要科目的教授陣容大致就是這樣的。

說到學生，中文系女同學較男同學多已成慣例，論功課比別的系似乎輕閒一點，所以有好多同學去尋找自己感覺興趣的科目，僅所有精力於某一部門，對於整個課程也沒有太大的影響，說北大的自由發展的，我覺得要以中文系最富之无愧。是「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文科書生。這種臆測在今日已完全錯誤，說念文學的重感情有一點優柔寡斷倒是真的，而他日叱咤風雲壯氣凌天自然也是決不會使人的人。

復員後已快一年。中文系所表現和其他系一樣。看不用有甚麼嶄新的氣象；同學間彼此聯繫的機會並不多，雖然舉辦過一兩次集體旅行，但仍然是各人找各人比較好一點的同學留連往返，無論同性異性不認識或不曾說過話的正不知有多少，還

種現象非一系獨然，整個的大學可以說在走着同一條道路。

教授與學生間不會隔着一道鴻溝，堂上堂下雖然也還不致於視若路人。但硬說有甚麼感情却是頗為免強的，上課先生一味地講，沒有像中學那樣的「問答」或「發問」的時候，下課更少有「立雪程門」的，我大胆說一句，彼此間好像朋友（自然這種朋友是世俗上的朋友）都是客客氣氣的相待如賓客，這樣在先生方面少了許多麻煩，學生更不會有嚴先生家裏「領教」，「登堂入室」者，恐怕更絕先僅有了。

功課相當沉悶而死板，不像農學院或地質系同學常有在露天裏「上課」的時候。這樣便不能不去尋找解脫極枯的辦法，寫稿呀！戀愛呀！氣差呀！都是極不新鮮的，一八氣數職的也不是沒有，所以說中文系離開是「因人而異」的。

關於這一系所要考的書籍圖書歸屬於舊的一方面倒相當豐富，而新文學却太少了，連巴金主編的一部「文學叢刊」尚且不全，遑論其他？

北大中文系仍然肩負着她的盛名和光榮的傳統在艱苦中和向日葵一樣在追逐着光明，在生長着。

史學系

嚴格地說，時間的劃分並不合理，「現在」兩個字的運用便有點勉強；而一切又似乎皆屬「過去」了。潮退沙平，水跡斑斑，記諸於文字即為歷史的象徵，殷虛書契考釋：「說文解字，歷過也，从止歷聲。此从止从秝，足行所至皆禾也；以象經歷之意」。用諸語說或可稱之為「翻舊案」云。

說到北大的中學系是和中文系一樣的惹人注目，不分軒輊。似乎北大的「起家」就是沾了文學院的光，而我們所先後提到的這兩系恰巧是重要的台柱。單看圖書館的藏書還不是最顯著的象徵，擺在格子裏經常參考的史學書籍可謂「屹然超羣」，借一本有關法律政治的書往往要「預約」幾次才搶到手。但屬於歷史這一部門的却很少時候「尚付闕如」了。

教授陣容整齊是北大堪可誇耀的。中學系主任姚衡吾先生「戀戀不捨」的到河南大學去作校長，這缺由鄭天挺先生兼代。鄭先生是位書生氣味極濃的飽學者，專攻明清史，抗政結束在北大第一次和讀者見面的即是「載譽歸來」的「清史探微」。他擔任屬於「斷代史」裡的「明清史」，上座成鐵聽說是頗不懷的。敢說話，說真話因為在文匯報上一篇叫作「狗」的文章受到恫嚇的向達先生，是最受青年歡迎的一位。他提議取消訓導處由教授會治校，立刻得到學系的響應。過幾天「民主牆」上不知那位貼出「擁護向達作訓導長」的標語，對於前次的提議又似乎是絕大的諷刺。前些時向先生因抑制「學生」撕毀佈告標語而被辱，他立即捧出「辭呈」，鬧得胡校長前往慰問，史學系全體趨府挽留，一場風波才算平靜下來。他教「隋唐五代史」等功課，據一位該系同學告訴我：「向先生學問很好，口才不十分強。」但他確是最受敬重的。「中國史料目錄」

以詞曲享名學術界而目錄學反被掩飾的趙萬里先生担任，「魏晉南北朝史」是「家學淵源」的余遜先生，「西洋十九世紀史」是傷人極先生，而「別出一格」的還是「歷史研究法」，原授課的姚吾兩離職，乃由胡校長代理，據胡先生云：「身體弱，連聲嘶還是講不好。」於是遂改為講演的方式，每禮拜四下午由中學系先生輪流講授兩小時，同學必須記錄，作為成績的考核。一般說來，這裏的確籠絡了幾位史學界的權威。

史學系的同學在追求時代上是絕不後人的，他們常用過去的事實來反映今日的現象。課堂上時常有同學提出問題來徵詢先生作「歷史觀」，「史學會」幾乎要全體參加來探討每一個問題。專屬於這一部門的壁報也有兩個，是他們發表自己意見的地方。

如果說中文系同學是「古董」，那麼史學系同學便是「演學家」無疑。圖書館的「線裝書」多半把在他們手裏，追尋，探討，摸索，在作着「人生的探訪」。古今的印證上，也許明瞭更多的事物，認識得更清楚一點，看樣子，他們不大像「深知其在情長在」的「病狂書生」。這大概是書本上爭奪位英雄事業的賜與。

這一系功課是頗為調和的，不像中文系那樣不專心追求某一門便幾乎無事可幹，也不像外文系那樣一天到晚非吟哦成聲不可，所以功課「吃弗消」的同學希望到這系來，覺得太輕鬆的同學也希望到這系來，在每年辦理轉系的時候便往往成為人們「理想的對象」！雖然如此，中學系的人數並不多，比較說又像有一點「沉着」。冷眼觀之，他們確是「規規矩矩」的「讀書人」。

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司馬遷修「史記」，亦為後世之警惕，但不知未來的這些歷史家們怎樣來記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後的這些國內國外的大事。

教育學系

說到北大教育系這塊「牌子」，似乎不如文史兩系那樣鮮明奪目，即一般人們對它也是深懷疏漠漠漠之感的。這原因很簡單，在淪敵八年間所謂的偽北大並無此系，相反地輔大師大的教育系却無日不在蓬勃滋長，記憶力的標矢自然聚集南城或北城，絕不會跑到紅樓橫道的沙灘來。

隨著學校的復員，這一批人馬又捲土重來，但聲勢並不浩蕩，一部份同學留在昆明的師範學院，能夠跋山涉水來高樓大廈而誦詩書的並不多，即以行將畢業的四年級論，不過二十人，三年級僅七個人，一二年級雖比較多一點，總數也祇在七八十人，在北大文學院的比例上說，除組織還沒有健全的東方語文學系以外，恐怕是人數最少的一系了。雖然如此，學校當局並沒有忽視了它的存在。據該系一位同學告訴我，教授有不少是老北大的舊人物，餘風還沒有消失

得一無所有。系主任陳雪屏先生是這系的台柱，他教教育心理學頗博覽，上課即告「客滿」並非過言，外系來聽講者更是大有人在；誠如陳先生所云，在作學問上講確是第一流教授。教育哲學史及西洋教育史是邱椿先生担任，發展心理學普通心理為在清華輔仁均有課的林傳鼎先生，得過博士學位的陳友松先生則是教育名義演講及教育行政，一般說來，教授不算多，且有些不是本系專任的，這樣在學生方面未嘗不是一種損失。

這裡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北大的教育系着重在理論的研討上，教育名義演講的課本就是英文，這說明了訓練同學增長參考西洋書籍的能力。而輔大和師院則由實際應用方面下手，對於畢業後發揮「學以致用」上是頗佔便宜的。但如果想再進一步深造却也是不易彌補的漏洞。

今年投考赴美的留學生中，北大教育系的學生們顯然佔了優勢，這結果的造成便是上面所談的着重理論應得的報酬。講中國教育史的蕭厚廛先生九月即將回國，李挺揆先生更佔了這次考試中的翹楚。所以在同學的觀念上雖稍覺不太切合實用，而這條路畢竟是寬展的，光明的，遠大的。

服務教育界的人士唯一矜持的是「兩袖清風」，沒有油可揩，沒有錢可貪，和「筆耕而食，心織而衣」的文人一樣靠着自己能力來維持生活上的需求。教育系的同學們似乎也多少沾染上點樸素的習氣，就我認識的幾位他們都特別沉靜地在自己崗位上工作，而教育系又是普遍的全公費，對他們自然是一種精神上的援助。在當局之所以如此辦的意義却是說：他們是下一代國民的保姆！

說教育系在校內的活動上「不動聲色」並沒有否認他們對於每次集體組織的熱心，祇是說這一系是穩健的，除了潛心於課業外，著實不見有甚麼出露鋒芒的地方。當別的系隨報旅行喊得火熾喧嘩的時候，他們不會有甚麼顯露的表示。同學間雖有不少課是「大合班」，在感情的聯繫上也不見比他系來得緊密親切，這根本上是沒有違背了大學裏一般的現象。

有幾門課因為「人材缺乏」而停開，發展心理學按規矩應當是一年的課程，基於上述的影響，能不改為半年，開課又疏，時間自是匆促，欲收既定效果在今日是不容易作到的。

搞教育是貧苦的行業，在利慾薰心的中國現社會上難怪問津者為之怯步，但却不能因此使它幾乎陷於停滯狀態！「教育即生活」也好，「教育是改造社會的藥石」也好，培植「教育人材」實在是刻不容緩者，願政府當局注意及此。

西方語文學系

學習外國語在知識淺陋的人看來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時至今日，大家更覺得這是一條「登龍門」的捷徑，是脫掉「白衣卿相」長衫的不二法門；因為位列三台的達官貴人正一躍令下目光越太平洋而遠矚，鶴之所在，誰都濟濟楚楚，

由感與現實混合產生的變態心理自是不可避免；那麼在如此風雲際會的情況下把西語系作為文學院「傑出」的一系該是最恰當的吧？

你一定存在著主觀的偏狹的要不得的見解，懷想學西洋語文除清華燕京莫屬，其實這是錯誤的，在這裡，我願有一點說明，從過去幾篇報導裏我絕沒有因為自己身在北大便誇大其辭，相反地，我祇是忠實地向讀者申述我浮淺眼光所看到的所意識到的，當然對於西語系以及即將介紹的別的院亦復如是。這一系值得贊揚的是教授陣容整齊，這是由比較而來的。並非決對。系主任朱光潛先生的課最認真，每堂回書已成「家常便飯」，饒得脫逃又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這嚴厲督促下，同學倒真能學到一點東西。劉淑平先生的英文散文及英小說選讀大家都頗感興趣，和潘家珣先生的戲劇選讀一樣被認為是值得聽講的功課。另外教三四年級近代英語的是外籍人真立夫（譯音）十七世紀英語也是英國近代大詩人燕卜蘇（Keats），這兩種課程雖受到熱烈歡迎，卻沒有他們兩個人熱的英國文學討論課惹人興趣，本校的助教講師以及校外的人均時常列席旁聽，據說英文稍差的同学是不敢「坐懷春風」以聆教言的。

西語系同學都把英文認成「本行」，任何人也不會覺得頭疼。但使他們苦惱的却是第二外國語，在北大由二年級起始法文德文必須選擇一門，到四年畢業才算「學成有日」；如果沒有一點根基，面臨這嗷嗷咕咕的課程學要耳鳴心跳覺得應付乏策，然而耐著性子讀下去，受些艱苦，曲徑通幽，是不難豁然開朗，或許「別有洞天」都是很可能的事。

以人數論不算少，四年級即達三十餘人。但這和別的系大異其趣的是復員來的同學佔絕對優勢，所謂的臨大同學卻不多，二年級僅兩男兩女，眾寡懸殊，歷歷可見。他們的畢業論文如果屬於「創作」那是必須用英文寫，然「翻譯」也是要任隨君意」，這很可以使你發揮所長盡其所短，未始不是「大開方便」之門的地方。

圖書館的藏書似乎對西語系同學應有款意的表示。即是本極普遍的書往往要借不到手，這便不能不使自己「破鈔」向書肆裡漫步一番了。至於雜誌多半是畫報性質，英文時事日報是絕無僅有的一份，不知那位識時務的俊傑把它擱置在閱報子的第一席，借問津者寥寥，未免有知音天涯之感。

一般想來，在中美邦交如此緊密聯繫的時候西語系的出路不會成問題，其實恰與願違，據四年級一位同學說，他們也是前途茫茫不知何所適從，牌子雖亮，外國話雖時髦，而謀一職却猶入上青天，以此狀彼，其他各系可想而知；舉一反三，這是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西語固僅是一種工具，比較說來比他系仍略勝一籌。如教育系畢業作「為人師表」的工作自然是「不負所學」，但這中間便有興趣的問題在內。而服務教育機關，則和其他衙門無別，何用非讀「教育原理」的學士不可？但西語系路子却是寬廣的，作自由的講譯，研究好像有點淡泊自處，走進社會，觸目皆可發揮所學，因之不管出路怎樣，在整個文學院同學的意識裡，這一系最有希望已是不言而喻。說到入學考試和他系沒有多大出路，不過英文好佔點便宜倒是真

課外的壁報這一系當然沒有份（讀去罷），即使「迴文錦字」端端正正地貼在衆人所經的地方，「門可羅雀」也是「未卜先知」的，英文程度之普遍降落在茲又得一結論。

哲學系

對於一個羅織廣泛的學科，希求在簡短扼要的幾句話裏得到一點「蛛絲馬跡」有時候是頗不容易的事情。那麼，憑藉一篇千餘字的介紹文字是否能有所了解，固是發自每個人心中的難免疑問，但「管中窺豹」總不會水流無痕，而用來解釋玄妙

的哲學又是艱巨寬效的考驗。

哲學系在社會人的意識裡往往茫然不知何所云，即於知識未十分豐富的青年輩也有同樣的感覺。其實它和其他的學科一樣在追求真理在擷人類最高光上的智慧，在尋覓美麗的一面而棄擲醜陋的所在；包藏萬千的錦箱打開來又像是先足大驚小怪，還現象便是頗為矛盾的。

屬於本國方面的課程有隋唐佛學，程朱陸王哲學（任繼愈擔任），近五百年中國思想史（容肇祖），魏晉玄學研究（湯用彤），中國哲學史（容肇祖）等。此外有些課本便要非參閱原文不可，賀麟的西洋哲學史，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陳康的知識論，柏拉圖哲學，鄭昕的康德哲學以及張頌的英文哲學名詞選讀等都是枯燥而煩重的功課。所以讀這一系的同學英文當然得「說的過去」，即學習第二外國語也是「貴無旁貸」的工作。

不可否認的，讀哲學的人不一定是「性之所至」，有的是好奇心的作祟，有的是入學時「第二志願」的造成，再有便是覺得玄妙深奧值得研究探討了。論功課似乎最死板，決不會像中文系有講到「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那樣使你驚懼喜悅的時候，當然也沒有「叱咤風雲憶昔時」的項羽烏江自刎的娓娓動聽的故事。在這裏不是倫理綱常，便是學說箴言，如果和位授詩詞戲曲的來唱「對台戲」那一定要倉皇敗北；但是一旦尋求到真諦，摸索到門徑，此中快樂亦唯有此中人知之。

系主任是文學院院長湯用彤先生兼理，但湯先生授課並不多，「千鈞重担」顯然移在容肇祖等先生這一邊來。據一位同學說，中國哲學史材料多，却犯了「剪斷，理還亂」的毛病，在進展上亦稍嫌遲緩，以速度推斷，恐怕後半部要講不到。而所謂的「中國哲學史」祇是變象的「中國上古思想史」至於其他各種莫不因爲堂奧深邃致使使先生在督促上要頗爲盡力了。要想把在這一系的四年所學應酬到社會上，即在譽爲第一流的北京大學也是困難作到的。但是徵諸於事實，學哲學好像倒能在政治舞台活動，如斃命漢奸陳公博，現任北平市長何思源以及文藝界的先鋒何其芳都是出身於此；所以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上爲此担心是極不聰明的患慮。不過，如果想在學術上有所建立，下一點苦功夫在這上面，照樣可發現出寶藏，其收

獲較文史系却有過之無不及。

在寫北大史學系的時候我曾有一個譬喻，中文系學生是古董，史學系是道學家；說到哲學系該算是不惑之歲的中年漢子。他們的頭腦冷靜，不太動感情，對於一件事的處理往往以理智去扶柁梳櫓，表面看沉悶死板，其實正寓靜謐於果敢勇斷中。

大學一年級功課雖沒有截然不同，但院系間總不免有點相異的地方。哲學系和法學院的政治法律頗接近；在去年開學辦理轉學時，哲學系便因「合乎規程」遷入法學院，文史等系却「失之交臂」，所以投考文學院「心猿意馬」的同學最好是入此系，無論如何說「另改系列」的機會比較多，此不能不附帶奉告者。

很遺憾，報紙雜誌的刊例雖多，竟沒有一個是專屬哲「這一部門的」；壁報也付闕如。前者我們希望大家不可等閒視之開闢塊園地供有志於此的人發揮他們的意見，後者我們希望同學們「一手造成」，單等畢業時的一篇「寫作」的「論文」還損失太大，而對於練習自己的「筆」未免要感到生疏了。

東方語文學系

「東方語文學系」是中國有大學以來的一個創舉。在目前說，北大可謂獨樹一幟了。因為戰時在昆明的「東方語言學校」（今移南京）和中央大學的「邊政系」都是太注重實用而忽略了學術的研究；他們目的在造就外交上人才，因了「學以致用」課程便不免偏重於「會話」一類的功課；而北大這首創的一系却是具有着完備的計劃與規模，正待未來發揚光大！

東方語文學的研究在歐洲已經有了悠久的歷史。從十三世紀中教皇BONIFACE八世下令在巴黎設立阿拉伯語又講座開始，到現在它的範圍已然十分龐大，在歐美的大學裏，東方語文學大致可包括這些個語文：

- 一，古代埃及語文
- 二，古代巴比倫亞述語文
- 三，中國語文
- 四，日本語文
- 五，滿蒙語文
- 六，印度支那系語文

以上列舉的這些語文都能在大學裡自成一系，不過有時候也因學校的設備和教授研究的範圍稍有變異，但分門別類的仔

- 七，阿拉伯語文
- 八，土耳其語文
- 九，印度語文
- 十，伊蘭語文
- 十一，中亞古代語文
- 十二，非洲語文